



學史卷之八

酉凡三

母在長安病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恚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

良唐書皇甫
無逸傳

曰格子曰蜀道遠且難矣母能行與俱可也不然則辭官以養可也不然則就卑官以便養亦可也無逸有三失而獨以一焉蔽其不孝得無遺情乎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唐書孝友傳

日格子曰割股之非孝也君子之為論久矣予獨恨夫術者之不達聖賢之旨也秦穆狗人春秋夷之充其類至斥作俑者為無後人肉瘡羸其為俑也大矣人子為之雖虧體猶可言也世有暴而謀身者能不為跖乎

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鳩鳩之平昔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

唐書宋璟傳

日格子曰名以制義不可不慎也尚矣古之人有命太子曰仇而諸子曰成師者皆因事而名初無意焉者也而皆足以兆亂况擇焉而為之乎宋璟見遠於近知著於微其稱持正固亦識之所到也夫

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眾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

唐書裴積傳

日格子曰明皇絕諫路久矣積一言而獲賞其受

之禮也其辭焉以讓能者亦禮也顧為君虞實不繼而卒不拜無乃為逢乎

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唐書狄仁傑傳

日格子曰廬陵還矣仁傑諷諫之力大矣密於帳中安知不再黜乎仁傑於是有顯迎之請焉還而無迎猶未成乎還也然亦有聞於昔乎書有之太

保

杜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

頁

于劍於南門之外

衡山公

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二

十而嫁

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

魯莊公如

齊納幣母喪未再暮而圖婚二家不譏以

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

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

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

唐書于志寧傳

日格子曰志寧之言其知漢文之所以為詔者矣

漢文之詔其大指蓋為吏民而諒闇之制初未之及簡禮者樂於便已踵而行之遂使漢文負大罪於名教誰歟議禮能為志寧言者自婚而推之凡不係於吏民者皆可以已此志寧所謂心喪也則於孝乎何損之有晉武魏文宋孝宗獨不聞漢詔乎

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官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

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為失刑

唐書刑去志

曰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興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縱囚來歸者之期於幸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悖天下之倫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抑文宗之失刑在陳弘志不在上官興舍彼議此何哉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殺王鄭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

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成名於諸侯自
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
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
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
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之知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國語楚昭王十一年
曰格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聖人處恩讎者
至矣楚昭王之賞與叔孫昭子之不怨抑何異也
賞以勸孝固所以勸忠也君之政也無與於政者
其將然乎雖然楚昭非能直也為德以覓身也其

何足以語此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
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
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
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
猶比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國語魯昭公二十二年

曰格子曰范獻子耻不學與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者何如學之道博矣禮入國而問禁此學之大端
也學則能問能問則何諱之不知哉是故學莫大
於禮范獻子以枝葉言之何居抑吾於此可以觀

國矣魯秉周禮故僖子之言然晉之於魯遠矣獻
子之云不亦宜乎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撫劍從之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晉人救之左傳襄公
二十六年
曰格子曰使之於國大矣矧交彊國而可不選擇
其人乎子員賢固不可以子朱當御廢告之遜而
三云不應至肆撫劍之勇叔向於此舍拂衣其無

處乎孟子曰薄乎云爾烏得無罪其叔向於子朱
之謂矣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
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且吐蕃之性慄
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
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
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
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
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
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

詩書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唐書于休烈傳

曰：格子曰：王言為令，聖言為經，覆載之內，孰不是訓，令可遐略，不可遐遺，惟經亦然。夷而請書，其情雖不可知，可億逆而拒之乎？春秋名分之書也，名分莫大乎華夷尊攘之道，於是焉在。夷有人心，則是一經足以為感化之地矣。謂頒經而舍春秋，獨何見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

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公羊傳傳公八年

曰：格子曰：致，夫人之說，三傳不同。今就公羊氏論之，媵之先至，則奈之何？齊大而邇世為婚姻，其不安於媵也固矣。有鄭忽之志，辭之可也。婚可辭而媵不可辭乎？失此不圖，至於至焉，亦曰：惟禮可以已之。禮莫大於分，嫡妾之分，定於初矣。先後至，不與焉，此所謂已之以禮者也。可以已之，而不已，齊之罪乎？魯之罪乎？

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周、盧祖尚皆稟節度將

發大饗士栝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
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
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賊臣授首之
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唐書元王
孝恭傳

曰格子曰討叛之必克孝恭以義知之非以祥知
之其託祥以云蓋安衆之道然也衆心安而后士
氣壯克之道或在是乎然則雖謂知之以祥亦可

也
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
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

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
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
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公羊傳成
公二年

曰格子曰逢丑父斲而免君何如曰可也曰免君
之死而不能成君之死如之何其可也曰國君死
社稷禮也社稷未至於亡雖免焉不亦可乎雖然
佚而弗反其為楚車也大矣欲免失位之譏於君
子可得哉可得哉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
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

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對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國語共和十四年

曰格子曰莚之亂國人圍召公之宮何至於以子代王太子而予之衆怒如水馬不與之不止也此召公之權也我以吾子彼以王太子名毀而實存公為社稷謀至矣於道則未盡也然則奈何匿而勿予苟迫焉則以身殉之國人方德召公必無并殺之理使伊尹周公處之則當何如有伊尹周公則無莚之亂或有之亦如是而已矣是故以身殉者正也以子代者權也雖然道隆則隆道汚則汚

伊尹周公之事召公其將能乎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二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漢書橋玄傳曰格子曰劫質而并殺之可乎執而治之可也貨以免焉而徐圖執之亦可也苟疾之甚而快於一去彼被質者何不辜如之如之何其可也且殺人于貨其視夫弑父與君者異矣謂之國賊不亦過

乎

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唐書郭子儀傳

日格子曰汾陽之父之墓發於魚朝恩汾陽之智豈不及知哉君子之於小人固當容之耳抑汾陽父主兵柄其對君亦當如此易曰包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汾陽於是乎兼有之矣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懼

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

書曰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

唐書鄭綱傳

日格子曰為天子草詔請而後書禮也書而後白權也惟執經以處變可以行權不然則否變莫大於病不能語經莫大於立嫡以長

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鐔可兼宰相藩濂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

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

寢

唐書李藩傳

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

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

寢宋史李沆傳

曰格子曰此君所謂可而臣以為否者也三代君臣面相可否故為吁為咈後世不然則承密命而急不及奏者小否則塗大否則焚亦固不能已也雖然臣一也在謀議之地者可其他不可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傳宣公二年

曰格子曰麇既告盾可以不死乎靈公欲死盾盾不死麇惡得不死麇不死必有死麇者矣然則田從簡之卒何以不死靈公之死盾也以忌從簡之死富人也以需忌以去為快需以得為遂從簡之必死麇也義卒也智其感之也皆以恭敬君子可不務乎五代史長從簡傳許州富人有王帶欲之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俛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

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縲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偃求草偃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偃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艷然出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唐書韓偃傳日格子曰韓偃不為貽範草制正矣其曰伺變衰而召可乎有門庭之寇則從金革之事可也不然而從利亦晉之墨耳三年之內無日可者禮曰既葬各以其服除此變衰之候也衰可變哀不可變

此時而可召安往不可哉禮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此所謂變衰也

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觀與章偕來唐書崔咸傳

日格子曰裴度欲止敬宗東都之行非面覲不可覲必表求禮也待報恐不及故與章偕來蓋禮之變如此有度之志可也不然將不涉於彊乎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傳襄

公十年

日格子曰閩外專制尚矣然專以趨利者有之未
有專以從禮者也不知禮非難知權為難故士句見
善於春秋

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
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
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
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五代史安重榮傳

日格子曰劍而后知為繼母聽斯獄者亦踈矣當
是昔也使其父忍必劍之子死不足惜得無遺情

乎凡非繼母者準是以聽何如恩在家法在國恩
絕而法用用法以義康誥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

商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
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况紹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
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况賣交

也史記酈商傳

日格子曰國為重則朋友為輕是故寄不給祿產
北軍不可入也酈生之節當以賣友為盛賣而取

敗猶將褒之况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

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史記儒林傳

日格子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氏

乎涉且從之矣况有高祖之召如之何其不從也

執先聖之禮器以往而用舍不敢必焉蓋愚於從

涉則必不能巧於事高叔孫之巧可及也諸儒之

愚不可及也當是昔兩生獨安在哉前不從甲後

不從通非有定見其何以與於此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

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

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公羊傳昭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鞅以衛貢殺午圍邯鄲荀范之亂鞅始

之也故懼而奔公羊氏欲怒鞅而以取甲逐君側

之惡歸之是加之大惡也鞅何辭於千古哉鞅不

足惜而使天壤間有此稱號後世效尤者往往藉

口焉則公羊氏之說啓之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公羊傳文公十年

年三

日格子曰新穀盈器故曰盛燾者覆也廩者連也

物亦太辨矣。蓋禮之謹如此。魯廟八佾而遂及於群公。何莫非禮而僭乃至此哉。

張駿疆理西域。張植爲前鋒。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群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

晉書四夷馬者傳

曰：格子曰：君子之行師也。或以是告焉。則如之何。仲尼懼師而慎戰。不聞亦然而况有所聞哉。前茅之制尚矣。聞而申。倣焉視柏如迫。以圖不迫。視亡。

如亡以圖不亡。視留如留。以圖不留。是所以濟吾師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則惑以荒。否則肆以怠。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罰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漢書鍾離意傳

曰：格子曰：賊入於君君之府庫也。賜而不受。禮歟。

非禮也。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所謂禮者如此。雖然，賜出無名，雖君命固所當辭也。抑有警焉：命下則拜，教之辱拜已乃辭，辭不獲則再拜以受。朝夕顧諟，唯其盜泉勝母亦安用是語為哉！

學史卷之八

學史卷之九

戊凡二十
九章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說苑曰：格子曰：監御史自為奸利，其罪大矣。建以衆斬

之可乎軍法惟將軍可以斬人御史天子命監非將軍所得斬也而况尉哉是故請命而斬之則建也可若擅也是鼓亂也建也不容於三王之世

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但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

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

朗送上之

唐書鄭朗傳

日格子曰人主觀起居注以自鑒得失是啓隱惡之端也史非董狐久矣而直筆猶存於後世者以人主無觀道耳觀道一開顧慮生焉直能無損乎如欲知得失者則凡前史所載孰非殷鑒何必起居注哉

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

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

揚雄記雉朝飛操

日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處當出於此今
也不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
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
卽墓而生可卽其室乎弔而返服以待葬而除焉
可也

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
卻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
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

孔坦傳

曰格子曰大臣之喪君與有變焉不卻期而納后

是以喪婚也而可乎日食而失期不可追救矣然
且以后與太子之變而廢之婚之期可以卻也有
大臣之喪而不卻則烏乎可坦之辯斯可以已矣
西門豹爲鄴令召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爲
河伯娶婦至其昔西門豹往會之河上西門豹曰呼
河伯婦來視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
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
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父也復以弟
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父也復投一弟子河
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立待
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
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鄴吏民大
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史記西

曰格子曰先是數年秦以君甥妻河蓋夷俗之漸
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曷不
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
吾獨恠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陳子亢之止
狗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秦初以君甥妻
河以求福也戎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
令鄴民苦歲為河伯娶婦豹始禁之昔魏與秦鄰

意者染秦俗
與大事記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趙鞅降三年之喪為期大事記

曰格子曰三年之不遂服其非人心所安哉故降
而暮又降而三十六日又降而二十七日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
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
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
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史記趙世家
姊為代國夫人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
身為代國夫人杜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
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
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日格子曰代國夫人為國拒賊不知有弟也弟而
伐姊之國弟道亡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翊之
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之而程子獨論其
距戰為是死節著矣戰或疑乎兄弟故闡之耳
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
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晉書羊
日格子曰抗之飲祐藥也其識度明且弘矣雖然
此豈人之情與理也哉康子饋藥子拜而受之曰
丘未達不敢嘗蓋凡藥之饋也皆當如此而況敵
國之將乎

馮道根以疾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
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
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
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
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於王
室臨之禮也駕即幸其宅哭之甚慟梁書馮
道根傳

日格子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君聞臣之喪哀心
生矣而可臨祭乎朱异之論禮也何必援衛獻公
事哉獻公以祭服禭其臣非禮也

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

祭杆水脯糈而已過百日唯四肯設奠置吏卒數人
供給洒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與作者以擅議宗廟法
從事漢書明帝紀

日格子曰三年之喪禮也七世之廟禮也漢之文
明三代以下號稱賢君何為為萬世廢禮之倡乎
蓋文也老明也佛

時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
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

入五代史周世宗本紀

日格子曰當是昔滌巴克矣父夜至須旦而入禮

也使大敵在外則如之何審而入之其亦可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

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

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

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宋言行錄李迪

日格子曰墨水之出元儼偶然哉予讀元儼傳彼

固賢王也其以問疾久留不出得無防他奸乎不

然水墨矣何為懼毒而出邪古人謂長於料事而

不長於料人豈迪謂邪若夫抑邪扶正剪羽翼擣

腹心以定倉卒之變則如鎖繼恩大矣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下一人耳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旦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宋行錄馬知節

曰格子曰君蔬臣肉問馬以對禮乎曰事君勿欺禮也雖然無亦以封禪非禮故然歟封禪之非禮久矣君舉臣諫禮也既從矣君蔬而臣肉雖勿欺欺也國有常刑若郊廟齋則何如曰君絕葷臣亦

絕葷禮也蔬食何為

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

體宋言行錄宋庠

曰格子曰帶寬而文書墜庠蓋未之知也知則將請罪不暇而安行自若顧乃以是得大體乎禮將適公所先習容觀王聲乃出庠也知此則何有帶之寬之有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

敢謹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昔琦亦不敢措置宋言行錄

張詠

日格子曰倉卒應變聖人吾不得而知矣自大賢以下當不出此魏公云琦不敢措置予亦云

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

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宋史范鎮傳

日格子曰相之道莫難於集衆思謁禁不除雖欲集其將能乎若夫郊迎是導諛也范公可謂知相

道矣

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調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宋史

桂鎬傳

日格子曰當祭而廢禮者有之皆日事也彗非昔事即月與旬事郊烏得而廢諸如以災而懼也則修德以弭之禮也徒廢禮焉何居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

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

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

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宋言行錄范鎮

日格子曰難進易退君子之盛節也然豈欲以是為名哉是故知者有言無賀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為陰曾公曰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公公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宋言行錄

吳奎

日格子曰夫二子之言何如曰皆未也夫乾天德也坤地德也天不乾故裂地不坤故震政府典章存焉震于是其諸臣下有將變祖宗之法者乎雖然地之不坤盍於乾焉求之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宋言行錄韓琦

日格子曰相為天下置也故惟其人則心誠取之非其人則心誠舍之姑用焉以求免國謗於後世得無與古迪知忱恂告教厥后者異乎不然則待仁宗淺矣

葦出寅良聞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

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

宋史李光傳

日格子曰災以分野此列國之占也一統之世則不然大君天下之主有分野無分氣

帝欲相王欽若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論人以地不若以人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君不以地而臣獨以地乎人之忠邪南北固皆有之或曰參任何如曰否惟

其人

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尊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為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

晉書羊祜傳

日格子曰舜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此堯之民尚矣為之中制焉則有周禮

在孰謂有父子無君臣哉其視夫以日易月為愈遠矣

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晉書苟晞傳

日格子曰此蘇章張鎮周之用心也彼於故人君子猶有議焉而况從昆弟乎法不可貸固也向不貸之以官則何至於法之議也公義私情於是乎

在苟不能然而法所必加蓋亦自効其私而聽命於上焉夫猶愈乎爾矣

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宋史公著傳

日格子曰肉刑之不可復無先王之教以為之先也有教先焉即刑而殺人乃所謂生道不怨者不然雖不殺人吾未見其可也試之何為仲尼惡作俑者試云試云其為俑也大矣公著其知義乎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

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昔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史記叔孫通傳

曰格子曰兩生尚矣叔孫通以隨為通者也然則禮與其興也寧廢歟禮廢於繁難而興於簡易周

之文漢高不能行矣般之質夏之忠何往不可哉苟簡且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也不以簡易量主而以尊重逢君故秦儀是采秦苛既除而驕復蹈之此通之罪也不然原廟及果獻誰歟欲者而以文過為逢通之心於是乎可識矣雖然德禮一物也禮苟廢矣百年之內君臣如之何父子如之何而曰吾積德以俟乎故曰兩生尚矣易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

州郡災旱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

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漢書王望傳

日格子曰汲黯之稱矯韓韶之稱擅王望之稱專亦有辯乎黯非所命故謂之矯韶非所虞故謂之擅望則所部也民飢至此何見之晚而請之不豫也舍專而坐慢望何辭之有苟以急民病而赦之一言足矣亦何必稱華元子反云哉華元子反專

二國之平與望事殊比而同之非春秋之旨也

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漢書韓稜傳

日格子曰古者祝君以萬壽萬年詩書所稱有之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為祝君之辭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韓稜之處人與張詠之處已何其嚴也然折諂於豫者難在不懼定謹於遠者難在不疑故豫可能也遠不可能也

秦興師求九鼎齊使陳臣思師師來救而秦兵罷解
曰按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使顏率說
齊王曰秦為無道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
內自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
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以顏率
解之而止
○大事記

曰格子曰九鼎曷為鑄於禹哉墨子以為啓鑄

紀治水之功以告萬世也是故君天下者當世守
而不必代遷遷自商始周克商乃再遷義士之非
之也蓋有說焉今不可得而聞矣然不歸之周而
歸之士中猶有禹之意焉而說者以為傳國之重
器也楚之問秦齊之求無足恠者王孫滿曰在德

不在鼎斯言也足以破千古之惑矣

學史卷之九

學史卷之十

亥凡三
十章

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魏書陳矯傳

曰格子曰法聞殺人者死未聞殺牛者死抑為其禱歟則僭之至也曾是可以為孝乎免死而置之法可也魏法何如魏之法非先王之法也舍魏而從先王君子之議固如此

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

唐書武宗本紀

曰格子曰去異端之道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至矣以為除惡務

本而皆殺之者非也

北魏大武紀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師巫在

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年二月二十以為矯枉

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死主人門誅

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

過直而姑置之者亦非也

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

雖然金魏君臣固夷狄也無足深論者武宗其庶

幾乎

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宣閱

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不為禮乃

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

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

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禮也植乃釋去

韓暨傳韓宣渤海人

曰格子曰王人位諸侯上有王命也無王命而遇

諸塗亦必有禮焉况諸侯有王室懿親者乎扇障

住道傍此何為者宣辨不已臨菑置不問勢邪分

邪

君舊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

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

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

資姬人之力

梁書徐君情傳

日格子曰兵法貴肅故軍中有將婦之戒項籍縱以取敗無足論者陳平有計而出奇孫武無心而示威皆一時之事亦不可以常法律也如以法則李陵之行誅且晚矣而况不舉者乎湘東美辭君情強辨吾皆無取焉雖然得是說而反覆之則行師之節制益可以無惑矣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禮未

廟見之婦而死歸葬父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

則若同牢合盃之後罪非何所加

魏書盧毓傳

日格子曰婦未成者不從夫坐允矣哉論乎出婦如何利焉而與聞其事者固不可免也若先出後犯則義絕矣而復從坐可乎益孔光議淳于長小妻廼始等事詳矣雖然士亡而妻棄市非法也何

足論哉何足論哉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

賢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論之長犯大逆議以為今犯法者各以法時律論之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夫婦之道有

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太逆之法而棄去
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
不正不當坐
漢書孔
有詔光議是
光傳

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
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
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
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

定唐書高
力士傳

曰格子曰力士之定儲可謂婉且密矣終唐之世
廢立皆出若人之手豈非迹此而為之乎晉文公
得原守於披君子以為大失廢立之於守原其小

大輕重遠矣不擇賢相謀焉乃惟左右是決其流
禍無窮無足恠者吾獨於力士言而重嘆之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
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
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
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
謂名輕而實重者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
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
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
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

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

可行魏書陳羣傳

日格子曰肉刑古之法也復之何不可也古之法有大且宜先者而未之復也乃獨是焉急語曰不教而殺此之謂乎然則笞杖有殺傷人者庸愈於是笞其笞杖其杖為之制焉則何殺傷之有

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衰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魏書陳矯傳

日格子曰嗣舅婚族皆禮之所禁也二者孰為重

父子之親大矣夫婦之別至矣

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漢書光武本紀

日格子曰光武之不喪其兄論者以為能忍以就大業使聖賢而處此則如之何易明夷之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聖賢之所處亦如此雖然視以察安光武之於聖賢遠矣

太醫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瞑眩皇孫不能任
遂不療罪當死上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在諸叔及
弟兄之子便應准法行之以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
命杖七十除名金史宣宗本紀

日格子曰醫誤而獲罪尊且貴者加焉法也以溺
愛而故重不可也避嫌而輕之可乎傳曰親親之
殺禮所生也皇孫之親固非諸從比也而以爲嫌
焉何居藥對病而瞑眩非誤也不當其任而投之
此固所謂誤者

嘗問良弼每曰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日而乍

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
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
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金史紀石烈良弼傳

日格子曰日者衆陽之宗也聞大明無私照矣未
聞變焉而慙有偏應者也詩曰維此二國其政弗
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獲矣而彼乃究度之弗
知禍之至也不亦宜乎論遂謂方位之符甚矣
其昧於夫人之際而啓人君之怠心也

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
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

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
 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
 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
 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幽衰麻出入殿省
 太子遂以卒哭除服唐書下
延昌傳

日格子曰皇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信乎曰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之文蓋
 如此天子有萬幾既葬而除猶之可也太子不然
 何為不可行哉父之尊母不得並也見則何服喪
 無暫釋之禮太子見父於內敢不以禮若外事則

固不敢與也又何見為

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它將不
 敢首鼠卒為擒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
 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
 重悟武臣心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

唐書吳
少陽傳

日格子曰碑之斲也史謂帝重悟武臣心故其狀
 也則前日之決非度孰贊之度之功固非愬敢先
 也退之之文未嘗沒愬將相內外之體其立言則
 有當然者度之初入蔡也愬執禮甚恭君子謂之

知體文何為獨不然世之論者顧舍此而紛紛於
韓段之優劣不亦末乎

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
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
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
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
身是以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
財產不必罪其妻子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
請著為令元史文宗本紀

日格子曰罪人不孥文王之政也孰謂夷狄而能

行之乎孔子歎諸夏其所感者大矣夫婦人倫之
本雖欲無感吾能已諸

己丑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瀘州嘗
叛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賓詣闕訴冤
詔以珏畀國賓使復其父讎珏時在京兆聞之自經
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元史世祖本紀

日格子曰父讎必復子道也復必告於君臣道也
有時與地乎不及告則議法焉今既告矣乃使自
行之可乎當是時使珏不自經死國賓如之何請
命諸司寇焉可也

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
女為皇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
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
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
蒲蔡裴蒲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
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
宜者盛於漢唐矣金史世戚贊

日格子曰古者世國天子之於諸侯甥舅固世有
之後世以郡縣易封建故娶后尚主出於簡拜其
為禍福於國係乎其人不係乎其家苟非其人家

無新故其弊一也呂王武氏之事固不在是論者
偶見夷俗而遂以槩於中國何其昧於時也雖然
由今之道亦必有所以處之者富之厚之寵之榮
之而無過焉斯得之矣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
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
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
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
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金史五行志
日格子曰河之水水也自崑崙來數千里而後至

於中國源遠而受委多土汨而濁故其色非他水
 比清則得其性焉然希矣故以為瑞聖人生天下
 平乃自古記之楊珪發此論於金衰之時有規戒
 焉蓋得春秋有年大有年之遺意其謂水濁而反
 清為性之失至援天地動靜為比不亦遠乎元史
附錄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
 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
 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
 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
 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
 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
 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
 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小入可涉朱子楚
 辭九歌註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干七
 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真定人為
 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
 六年幹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
 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
 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
 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
 得言邪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金史褚承亮傳
 日格子曰君有罪臣不敢言禮也父有罪子不敢
 言禮也承亮於此可謂威武不能屈矣彼以富貴
 之圖忍忘故國而輕於事人者獨何心哉

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
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刳腹出病張如其言自
剖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
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
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
議賜妻痛往遵言見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
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宜況在妻子
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
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南宋書顧
日格子曰親終有命從治而不從亂禮也賜之命

其妻子治邪亂邪以其時非亂之時也以其言則
亂甚矣彼妻與子曷為從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烏乎久矣世之衰也甚矣

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
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
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富相
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悉誅之會公於內黃
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
殺已降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
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繁差則必生

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其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朱子歐陽公事蹟

日格子曰富公之不為白起歐陽公一言之力也是言也於國為忠於卒為仁於寮友為義於職事為正

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

遇孔明也晉書王猛傳

日格子曰王猛有管仲之才而時地皆異晉之東其德澤非周之東也氏堅且據中原矣如匡合何然則猛從溫而東與從堅而北孰愈伸中國之義莫如東救中原之民莫如北東不能奪溫之權北不能移堅之志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其文欽宗不得已為詔從臣孫覲為之陰覲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覲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為賤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朱子孫覲事記日格子曰覲可為此文乎曰身可殺筆不可執也

如恐妨國議者謝安之遲疑李紳之畏懼爲之猶
賢乎爾然則詔可不奉乎曰君父之命有治有亂
治可從亂不可從也詔命也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左傳襄公
十三年

日格子曰子囊之謚其君君子謂之忠諸侯謚於
天子禮也苟子囊有蔡季之心必爲之請焉不請
而私議何居共則共靈則靈厲則厲公論所在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易也而子囊輒億其意而謂之
命不亦誣乎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
問之公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
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

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萬物人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朱子歐陽公事蹟

日格子曰歐公之辨妖尼精矣使辨不至此則將信之乎牛能應人言物妖也尼言能使牛應人妖也妖以害正直去之耳辨可也不辨可也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

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子曰是尤不可公與舊帥同寮也失同寮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宋言行錄

日格子曰程子之告范公是也當是時使舊帥之政令有不便於士卒者則如之何小事漸更大事即革然則何以異於享燕享燕私恩也政令公義

也私恩行則無寮友公義廢則無朝廷

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為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公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

投刃曰諾因悉麾隸它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宋史劉子

羽

日格子曰劉子羽當機定亂於境外人臣之義固存之獨非矯歟或曰執黃紙而無所書非矯也曰口既宣矣微紙猶矯而況有所執哉雖然矯之罪可請也事定而自表為人臣之義斯為安乎

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年六十七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漢書

荀淑

日格子曰表師喪自李膺為荀淑始制舉主服自

荀爽為袁逢始首厚之道也禮惟其稱隆污在人
觀過知仁不有君子者乎

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
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私謚其君父
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
有改漢書荀爽傳

日格子曰謚之有分久矣無謚而以為有謚甚矣
夫禮之失也不有君子誰其正之爽制舉主服君
子曰厚矣雖然猶私謚也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
年乎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
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
義有厚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
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
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
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漢書任延傳

日格子曰進退君子之大節道之所在身以殉之
豈可重於平生而輕於將死乎龍丘其衰矣不然
則感延之勤固將從之也恐死而不自於是乎言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史記
秦本紀

日格子曰書載秦擔大繆公之悔過也蓋悔用杞
子之言云史稱學著人著人微矣蹇叔邪抑杞子
邪由杞子則危由蹇叔則安徒曰著人而不指其
人則是非將安執哉雖然老成典刑何國蔑有乃
舍焉而著人是學截截諷言其亦有以來之矣史
遷之書褒邪貶邪

學史卷之十

學史卷之十一 子凡二十九章

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
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
樂者公又請必不得已則上壽日設樂而宣旨罷之
及宴使客然後復用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
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
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
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
而虧事天之禮上嘉納焉朱子撰陳俊卿狀
日格子曰郊齋而受壽賀非禮也雖不飲酒可以

為禮乎飲酒矣樂作於使人而止於進御其與幾何雖然壽燕不可移乎君以尊天而移壽燕虜使獨不知天乎飲酒作樂又何議之有

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韋王元妃澄訪於普惠普惠曰朝典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不假元字以別名位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後魏書張普惠傳

曰格子曰無繼室妃不稱元固也其有繼室而稱

元亦叙事之詞然耳若夫碑題則無繼室不稱有繼室亦不稱夫夫婦婦禮也

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彪議曰斯則子爵母也雖欲加崇而實卑之無乃不順乎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宜加殊禮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帝不從特下詔拜為皇太妃

晉書江彪傳

曰格子曰稱天以誅天子之禮也下此則如之何稱先命以誅庶免於子爵母乎妃夫人之稱當時

則有制矣引古以言何為哉

忽一日宣曹拜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着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宋言行錄曹彬

日格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古人事親也彬留文字而不辯其亦此意也夫重辟則辯重則服服以全窻友之情辨以成君臣之義臣豈非辜君殺無罪皆非義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左傳僖公十二年

日格子曰管仲辭上卿之饗禮也然仲非知禮者

挾齊以致王饗而又以禮辭之虛禮安庸哉蓋假仁者之情如此他日齊侯以天威咫尺下拜受胙亦仲之教也夫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左

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季札當餘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於魯乃以在殯不樂責孫文子乎札於是考古

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託使而亡其於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宋史黃震傳日格子曰詔之出豈虞其至此哉兩川同鎮而異使何居經事失宜而使之變必有任其咎者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曰必若此非謀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

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稱善

宋史居善

日格子曰繼遷之母之獲也何處為善莫善於養莫不善於殺歸之何如此王者事也以疆場之近事議之則與其歸也益養

曹公南征表會表立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謂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蜀書先主

紀

日格子曰劉琮可取乎曰可表嘗託孤矣何為其可也曰取之琮不可琮降而國歸操取之操非取之琮也取其地而存其宗何為其不可也先主之不忍仁矣曰小不忍非仁也不忍於琮而忍於璋仁者固如是乎

亮上言於後主曰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奄忽升遐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

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

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蜀書後主紀

日格子曰人主之不遂服久矣雖孔明之賢不能贊禫以行况下此者乎或謂孔明於是乎媿伊尹矣總已之禮二代之常行也尹無庸力焉孔明身聞自取之屬而能不以總已為嫌哉雖然太甲習不義桐宮之放尹實為之孔明有尹之志雖總已以聽亦無不可

吳昭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

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太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蜀書先主吳皇后傳

日格子曰匡衡論妃匹謂后夫人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况娶孀婦乎吳后之立當授璽綬孔明與聞焉何為其莫之止也其諸相者大貴之言先入於心孔明雖諫不能回也不然君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事君顧如是哉法孝直晉文

子園之勸固無足論矣

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魏書司馬芝傳

日格子曰先賊後訊何爲而易誣服也有承而無追故也獄之情至此微矣於此而能用其情烏乎

不能用其情哉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漢書文帝紀

日格子曰人主臨終而命出宮人盛德事也然夫人以下皆貴妾有名號者方之古昔宜在九女之列而俾與宮人同出將孰歸哉敦天下之女教固不如是雖然此漢文短喪之詔之末詞也吾於是無庸議焉爾矣

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

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唐瑾傳

日格子曰唐瑾之墳籍猶伏波之薏苡也光武蓄疑致援譽不終周文之檢閱豈不朗豁哉雖然人君所以待將相大臣之體於是為衰矣

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公羊傳成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諸侯之執於伯主有罪禮也無罪勢也非禮也為臣道者有罪代無罪亦代主辱臣死死

且甘之而況於執乎此季孫行父之所能為者也不然有罪歸執於天王無罪距不受執此夾谷之相所能為也非行父之所能為也

西門豹治鄴會人數言其過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百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

臣請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人間訓

日格子曰當其時使無擊燕之舉豹將何以全信

於民乎古之信於民者以心心之所存民不可欺

也一再鼓而民至則顯告以君言之故使旅見於

君而遣之民益以為欺邪乃若驪山之召則異於

是縱淫以敗信故不能以信終豹之區區於全信

無乃懲於是乎不然則豹欲假君之重而立功耳

永寧令李公孝喪母外繼其後父後妻亡河間劉炫

以為無撫育因議不改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

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其於

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

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

心喪其繼母嫁不改官此專據嫁者主文耳將知繼

母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恩同之行路乎服既

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今言令許不解甚謬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繼母以父重嫁母以父輕出母以父絕

以義制恩而服之隆殺從之禮也

長沙人王斌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斌

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斌死後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

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十時議者不以為非隋書

劉子
翊傳

日格子曰：必有妻在吳，則魏娶者為妾。吳母死而魏母之子居重，解官庶子為嫡母服也。子翊以此證子外繼後繼母之喪無乃非義類乎？

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

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也。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積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漢書韓王信傳

日格子曰：二侯何功而封二侯之封？文帝為華夷之計至矣。二侯者，固中國之世族也。父叛子歸，祖叛孫歸，吾忍棄之乎？華華夷夷，天下之大分也。君子知華之不可外，則知夷之不可內矣。此義行豈有居羌於關中之亂哉？

黃巾賊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
緝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
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
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
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
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
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
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
戶

漢書楊
賜傳

日格子曰楊賜之去妖賊以智不以力其在周易

渙之訟羣既渙矣渠帥將焉往哉且治亂賊先黨
與春秋法也蓋楊氏經術之傳久矣彼所謂不戰
而屈人兵者豈足以知此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
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
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
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
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五代史晉
本紀論
日格子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無子也有子而復

子之者固不得為後也出帝於高祖以為子也可
以為為後也不可乃若皇伯之封號禮固有在矣
亂世竊攘何足與議此哉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
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
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史記
家

日格子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而必待病
且卜邪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吾嘗謂嬰
也柞也蟄九地厥也雷九天蟄非雷不起雷非曉

不鳴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

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
怨太子出奔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
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郚為太子
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崩躓之子輒在也不
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史記衛世家

日格子曰郚有命於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於寢
而嗣定焉禮也遯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雖有命
猶無命也郚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郚亦從之矣
是故郚之辭禮也然則無媿季札矣而不見稱於

君子何哉。扎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
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郢也。其何稱如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
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史記漢宗室傳

日格子曰。相者相也。相也者。詔之以言者也。不可
詔則扶持之。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皆相之道
也。然言詔之則從。違在人。扶之持之則進退在我。
相而請將。扶持之善者也。是故淮南以完。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
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
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墜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
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
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史記周本紀

日格子曰。密母之言。然乎。然矣。而猶有未然者。知
王御不墜一族。而欲以三犇歸之。是愛子而貽禍
於王也。然則如之。何告于王。而還其族。治犇。故而
各置之。所王與已。皆無利焉。此事君之道也。賢母
教子。舍此而尚有他道哉。

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
 辟陽侯弗敢發及文帝初即位三年入朝乃往請辟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乃馳走
 闕下肉袒謝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
 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史記漢宗室傳
 日格子曰君在上而擅殺一侯是可為也孰不可
 為也要君無上文帝不議於群臣不告於高廟不
 請於太后而亟赦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厲王
 之不終誰之過歟且寬於厲王而獨嚴薄昭蓋帝
 之懲於呂后者深矣

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漢書譙玄傳舉孝廉光祿主事遭

伯父喪去官戴封傳

日格子曰暮之喪有官守者不遂服久矣而玄也
 封也以弟伯父喪去豈時之制固疏歟抑賢者之
 過歟無亦將辟世與人故託焉而不顧也史書而
 不詳蓋二子之意微矣

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
 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
 從彼乎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
 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幽終喪後周書柳慶傳

日格子曰此猶以情言也夫禮則不然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以不能追服而降服於所生不亦二乎蓋降服而心喪焉可也

學史卷之十一

學史卷之十二

丑九三
十章

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帝問乾威曰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不識衆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帝甚嘉之

隋書張乾威傳

日格子曰乾威之謂數馬足也其指則慶其稱則建其率略如此不識衆人無足恠者衆人謁者之所司也君問其首而不能夙記以對笏安在乎馬不虞問而問慶數而對焉得易藉茅之義夫人安

得此而同之君子謂乾威佞而不誠

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入見帝謂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

官

後魏書
郭祚傳

日格子曰文帝以誤授李彪官語郭祚其然否邪帝知而不決祚聞而不諫彪聞而不辭皆非也夫而不直非決也諫而不忠非諫也辭而不誠非辭

也上下相率而爲僞世道可知矣

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

兄猶我兄固辭不取

蜀書趙雲傳

日格子曰娶絕同姓禮也推此意也同姓之婦其可納乎雲武人乃深於禮如此先主於是乎有媿矣

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

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甲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彛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唐書溫造傳日格子曰造有故不救火雖不自劾可也既劾矣則罪簡自上不待焉而輒擬贖可乎不救火罪小不待罪罪大

糧之不忍遽斂軍中謹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紹曰具畚鍤待役衆燒牙門左右奔告國貞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爲衆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

六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辨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卽斬以徇唐書宗室

國貞傳

日格子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千載而下乃於子儀見之子儀有國無身者也當是時使振殺國貞誠合衆心子儀固無嫌焉而何斬且徇之有凡子儀之爲非爲身也爲國也

殺之役晉人旣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傳成公元年

日格子曰秦穆公論用人如秦誓所稱王者之言也迹其所用如其所謂有容者誰歟君子曰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周而不求其至徒壹何爲秦穆敗而悔齊桓勝而驕易地何如桓量不足穆識有餘敗而有悔也易勝而無驕也難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

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公羊僖公二十一年

日格子曰日夷志於復君故權以攝國君苟不反國其如之何君一日乎羈則已一日乎攝已一日乎攝則一日乎圖君之復君羈而死則立君之子請命天子而復仇焉君反則復其所然則何以曰國固吾之國也此固所謂權也

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債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功於國且邕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願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

南唐書李邕傳

日格子曰正學先生曰玄宗之治不足觀賴有孔璋耳烏乎璋感慨士也而正學以蔽一時言則激矣然當其時聽璋言而赦邕且用之復重璋賞進賢勸忠一舉而獲二善治道有不新乎有璋而不用猶無璋也亦何賴之有

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蓋

謂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後魏書寶瑗傳
日格子曰殺父非母也父死子安得不死之告母而死死固吾所也然則豫制之於臨議其與幾何以豫制之法而父或遺寃是有母而無父也故必臨議焉則罪各有所歸矣母爲夫死子爲母死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余正父之欲使夫人

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爲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嫁母不可養於家矣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爲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不幸而無以爲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朱子不養出母議

日格子曰父死母嫁子從焉而不父之祭非子也子不從而母之養亦非子也朱子之議可謂曲盡禮之變矣雖然事固有不能直遂者父之祭苟

有奉者春秋墓焉其可也母之養苟有任者旬月饋焉其亦可也此又禮之變也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

仇讎誅不擇骨肉陛下行之四海元元各得其所天

下幸甚臣朝奉觴昧死載拜上萬歲壽

漢書東方朔傳

日格子曰豫贖死罪是自為犯法地也愛之能勿距乎今也愛而不距則既許之矣至於獄繫乃始稱法以執何見之晚也何見之晚也

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宗家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即陽

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漢書韋玄成傳日格子曰玄成讓矣佯狂可乎仲雍文身讓有太伯傳有季歷責不在已焉爾也玄成知兄之爵不可奪獨不知父之爵不可失乎兄廢以罪弟廢以病此失爵之道也二讓而起斯可矣

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亭街蠻夷邸間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漢書陳湯傳

日格子曰陳湯矯詔殺單于以境外之義不罪焉可也懸首示威何居王者以道為威殺不以道威於何有而可傳於四夷乎掩骼埋胔先王之令也事非不得已而輕廢之何也乃若夾谷之舉論語左氏無聞焉而議者援之此固漢儒之說也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

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
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
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
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
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漢書王尊傳
日格子曰尊之疑東平思王至矣故舉而億中進
戈者前其鑕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禮也不自
進而使八引之禮之變也蓋世之衰久矣况負責
若思王者哉

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

匹體祿尊不宜有五安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

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隋書何安傳

日格子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嫡一而妾八未聞

有五后者也嘗四妃簡狄稱元舜二嬪娥皇稱君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

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

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卽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迺貫之漢書車千秋傳

日格子曰一言寤意古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賈山賈誼董仲舒莫非其人以是為相而號於四夷曰上書得之不亦光乎苟不論其人而徒以上書為陋何言之偏也

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其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漢書翟方進傳

日格子曰漢文之短喪為已詔天下也非敢使天下之人皆薄其親也詔之後漢之臣居親之喪者

如之何而方進如此哉從亂命者其罪小附亂命者其罪大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墮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漢書光武帝紀

日格子曰祖無世祧配不獨毀禮也呂薄之分定矣文帝出於薄其初立詔稱曰側室之子其崩也

不敢合葬長陵廟之配其敢干諸高帝百戰定天下呂后從焉卽有可出之罪亦有不可去之義生不可去而沒可黜乎黜呂進薄光武行之何汲汲如不得已也無乃爲陰郭地邪以妾配廟則誣其祖以妾配社則誣其神非禮之禮雖明詔多方不可以爲訓也

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漢書曰孝安帝紀

日格子曰宗廟何祠乎祠先帝也先后從之大臣命婦禮可以見后不可以見帝男女同贊春秋譏之厚別之義可以死生異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

醫藥事帝請曰黃門

舅曰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今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漢書馬皇后紀

日格子曰起居注史以傳信後世者也君相觀焉且不可而后可撰乎后不與外事而乃與後世事乎后稱賢於漢久矣畏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而不畏後世聞宮中與史官之事而可以爲賢乎

武帝時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

漢書

梅福傳

日格子曰崇德象賢古之道也人君稽古從事禮固宜之福以繼嗣而逢焉若有祈然者其所由誤矣孔子萬世道德之師封爵其後禮也而曰爲殷後何居殷之後周封之矣孔子殷人也封以殷者一代之典封以孔者萬世之澤

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

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

解漢書王霸傳

日格子曰霸之視河其澌將合時邪言合決進也不言合則何言言澌流將退矣退何之哉退何之哉澌合澌流臨河而決未晚也敵追者至反戈必死或因以爲功乎霸非知天也知人也

車駕臨辟雍召官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

鴻臚魏應代之

漢書承宮傳

日格子曰色莊為知人之累久矣北單于之求見宮慕其節也非慕其狀也狀醜而節盛何損於人而以他人代之中國之用人果如是乎不然則偽矣非所以示夷狄也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

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

漢書王丹傳

日格子曰王丹之濟軍之猶卜式之助邊也丹固無他式之情深矣丹農而士式商而商丹也猶式也譎

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

允聰大悅

前趙書劉聰傳

日格子曰延年等諂以承旨無足論者姓同而源異婚姻可以通乎禮不娶同姓姓既同矣其源之異則又何論之有

漢末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祭其墓而旌

其後

晉書前涼張軌傳

日格子曰以直報怨孔子之論至矣以直報德可乎居兩德之間雖欲不直不可得也死生亦大矣直不猶愈於死歟生不能相直而死能相和非死之為力也感乎吾之誠也苟有其誠豈能感於死而不能感於生乎雖然人至死無所為矣誠於是為至前乎死或未之能也

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之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菴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

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

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晉書前涼張駿傳

日格子曰文侯之論豹扁允矣其言之也然豹之道古之道也扁之取民者悉矣今為此言得無情法異致乎若曰豹功可賞扁罪可罰此則政人之論也雖然世則衰矣藏民之道廢矣有出有入無利焉其可也一之為甚而可三乎

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武帝曰袁粲

自是宋家忠臣

南齊書王智深傳

日格子曰粲之節於宋大矣傳在必立何必審武

帝哉幸而帝稱粲忠不然將廢乎否也古之直也直今之直也婉婉而不直斯為下矣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君子少之約也吾知免夫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

日格子曰仲之見執也其設心自謀蓋如公羊氏所云者唯其不知權故也權然後知輕重身之重

孰與於國生之重孰與於死仲如知權如之何而勿死也仲生鄭相也宋視之重仲死鄭一匹夫耳宋視之輕矣重故將死之輕吾知其不卒死也仲亦權至此乎仲忽焉執苟焉以逃死者也焉知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推是道也如仲尼之渝蒲盟亦可也

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唐鑑卷四年

日格子曰璟之於存勗猶孟子之於王驪也明皇

知益重。環可謂明矣。曷若重之於初乎。旌招虞人。虞人不至。推是志也。環烏得與存。勗言不與存。勗言而與存。勗行何居。有君命矣。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然則非歟。敬其主以及其使禮也。以言狎之於敬乎。何有。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閏凡二十章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韓詩外傳田過

曰。格子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並立天地間。未聞有所偏重也。然尊無二上。而親有一本。故曰。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又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而謂事君以為親可乎。或曰。對君而言。

父重能不諛矣曰不有禮乎君問則曰敬同而君尊禮也父問則曰敬同而父親亦禮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宋言行錄趙普

日格子曰郊赦非古也普與聞立政不能用義裁定以止奸心遂成一代之著令他日秦再思者引諸葛佐蜀事上書普且昌言排之又安肯

以一人而隳改哉君子謂普失于前不失于後宋史

刑法志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趙普對曰凡郊祀肆肯聖朝彙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狗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宋史張浚傳

日格子曰浚之待客可能也其斬囚狗衆以絕刺途則為畧大矣

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
吾計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會兩儀殿梓宮宿
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
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唐書玄
宗本紀
日格子曰玄宗之討韋后幾且密矣其不告相王
不特從違之慮而已左右漏言尤有不可不虞者
故父必稟命禮也事在宗社有大於稟命者雖不
告可也古之人有之乎曰有舜不告而娶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
史杜兼疾驅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

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
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
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
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
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

唐書李
藩傳

日格子曰詔殺不殺知不可殺也然則何以示之
詔蓋欲觀其處死生之際焉者以深吾之知也抑

將使益堅其所操執乎佑之於藩詳矣

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魏書高柔傳

日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吏遭大喪百日而給役何居人皆可以為曾閔而逆其不毀乎魏之制非古之道也弘非羸劣亦不見原矣或謂庶人終喪三年而後給役教天下以孝夫豈不可孔子曰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而况後世也哉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眾人皆迎其安敢違眾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未子記和靜事

日格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義也迎觀音非獵較比也可以不違眾為義乎誠拜不得已拜皆不可

求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求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

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
塚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
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漢書鮑永傳

日格子曰奉使而謁人之墓可乎使有輕重有緩
急有吉凶有專泛重不敢謁急不暇謁吉不當謁
專不可謁行縣到霸陵亦異於是數者矣君子之
行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禮義所得爲而不能自
遂尚可謂之善使乎

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漢書張耳傳

日格子曰五星之聚東井也其王者入關之兆乎
漢高度寬而法約固所謂王者也天之示人彰矣
而占者乃曰先入關者當之使羽先入亦將當之
乎或曰天下之分裂兵爭久矣此殆將定于一而
息戈興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專歸之一人也
宋之聚奎亦然

初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
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

將軍厚恩擔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蜀漢本未關羽

日格子曰關羽信義以行勇故見信義而不見勇勇以行信義故有去留而無生死

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唐書溫彥博傳

日格子曰朝鮮之讓彥博以爲不可高麗之征遂良以爲不可並行不悖豈有說乎是故可以讓可以無讓讓則弱可以征可以無征征則黷弱必自強黷必自戢高祖知自強故无咎太宗不知自戢故有悔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

殺之燕都市中

遜志齋集

日格子曰居厚貨而不顧養不孝之罪大矣使非殺父于盜則當誅否乎此因殺而議焉者也若常刑則有國典在雖然夜不能辨形而能辨聲若聞父之聲以為不聞也者而殺之又執言以逃罪則罪不容於誅矣是在聽者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邪文中子曰噫非中國不教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

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

文中子述史篇

日格子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

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

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

雒故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小物且然而况大器

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

夷乎或曰彼既王且帝矣何有於吾之稱是不知

春秋外荆楚之義者也吾於王通氏元經乎何誅

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轅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

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奏入宣武從之

後魏書
刑蚪傳

日格子曰弑父與君其惡一也弑君者誅其身至潛其宮殲其類弑父者不然古人有言曰除惡務本故爲國立法如此乃若逆子之子固父之孫也逆子之孫固父之曾孫也以一逆而遂俾無遺育父如有知其欲之乎且夫尊無二上國之主非家

之主之可比也此法所以異也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日馳還權留守事日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日奏日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日立皇太子

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寇準澶淵之策謂之知權可乎日有王旦爲留守則可何善乎旦之守也日請宣準

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日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日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日上有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

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交豫尤甚
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无驗隋書五

日格子曰魃旱神也物於莫者其魃之變歟神固
有攘之道焉物則不神戮焉而投諸水其可也莫
既失矣而今之出孕婦以水之者又泛而非其物
欲以攘災不亦難乎抑於俗尤有害者合衆鼓亂
邇女宣淫

召平東陵侯蕭何傳召平齊相齊悼惠王傳張禹字子文軹

人安昌侯張禹傳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張禹傳陳咸

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陳萬年傳陳咸汶人成哀間尚書

曾孫陳寵傳王莽右將軍燕刺王旦傳王莽篡漢國號新王莽傳

日格子曰漢有兩召平有兩張禹有兩陳咸有兩
王莽名同而實異平禹咸之異猶可言也莽之異
不可言也名何貴於同哉而昔之人有慕蘭而易
焉者亦惑之甚矣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漢書劉向傳

日格子曰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劉向之為五行傳也何乃易易如此其究也子歆易名以應讖蓋無足恠者矣雖然天下後世言灾祥者動則曰五行傳云豈皆其子哉甚矣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媼始生子孟繫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媼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左傳昭公七年

日格子曰以夢長則誣以繇建則鑿惟曰孟非人也不可謂長其得之矣以是定嗣何他徵之有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韓公復讎狀

日格子曰子復父讎請誅于法正也不請而自行之令不可許不可不議也非司寇不得殺人民無相殺而義者殺人而義者其吏乎吏有公私故其殺人有不義不義故不受誅原孝子之心故曰復讎可也可者僅辭義而勿復已亂之道哉

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候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邵元請命奉書至柩前使

見嗣君從之

宋史邵元傳

日格子曰禮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書至柩前以賀而弔猶之可也使見嗣君以弔而賀豈禮也哉

然則奈何先計而却繼之可也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切諫上乃止

隋書趙綽傳

日格子曰趙綽之諫隋帝無乃賢於張釋之乎釋之外法於主綽內主於法內主於法者一言之得外法於主者一言之失

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

謝而生之

宋史趙抃傳

日格子曰人偽造者何印歟偽而不物唐律謂之寫寫即用用已復寫而清獻以赦前後別造用察矣厚矣其於法無乃近舞乎雖然定輕重者存乎律律者律也造重而用輕毫釐失當未見其能律也以是心而聽獄則何遺情之有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中

子魏相篇

日格子曰不獨為君子斯為君子矣知將用樂曷不先止之必待作焉非之而出也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

公羊傳信公二十八年

日格子曰叔武以衛侯命攝盟晉文聽之人遂以為立也故以愬見殺然則晉文於叔武也不聽焉其可也聽則何以待之待之以衛侯之弟不以衛

子子位莒子上弟不位莒子上然則如衛侯之從楚何從楚而不敢逃盟其從楚也可罪其不敢逃盟也可赦簡在天王之法而已無與焉則何至於衛侯重獲罪哉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史記漢武帝本紀

日格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已者有體魄焉爾也黃帝既僊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為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牖如此羣臣不能自納焉而乃為逢以成方士之妄帝之暫

明而倏晦羣臣亦與有罪焉

周太祖入京師漢將相大臣未推戴也乃共奏太后遣太師馮道召徐州節度使贊贊漢高祖弟崇之子嘗立為子者也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歐陽子曰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起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之區區為贊守

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

五代史漢家人傳

日格子曰庭美等爲贛守堅矣苟送款其待詔之四邪不款而曰款其意有三一安其衆二攜其下三以爲加罪之地蓋周之爲諉如此五代時如梁主弒於友珪而移罪友文何所不至而况坐款於

庭美等哉

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旣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虜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

唐書賀魯傳

日格子曰獻俘于廟禮也于陵非禮也賀魯之請有祈赦之情焉故順而從之雖然此固待夷狄之

道也不然其可哉

後母死服喪三年

史記公孫弘傳

日格子曰當是時服者鮮矣故於弘稱之

右學史凡十三卷我

文莊先公精思獨斷之書海內學者宗尚其說久矣原版為公門人虞山陳都憲攜榻浙藩遂燬於火勲圖重梓而力未贍也公之館甥秦齊南汶乃取舊藏初本復訂

舛訛刻皮容春精舍以永厥傳君子多其尊信之誼云

嘉靖甲辰秋七月朔男勲頓首百拜謹書

自序文至末計一百八十九版



